



陳春正

民國53年9月2日

福建金門

學歷／清大動機所碩士

現職／碧悠電子工程師

作品／曾獲第九屆全國學生文學獎新詩及散文獎

《創作理念》

遺忘的城市

陳春正

也許是到了這樣的年紀，驚訝於大規模的遺忘在自己的生命裡發生了一些因量變而質變的過程，而放眼現代的生活，不免想起一幅可笑的景象：人，還未能像電腦的記憶體般可隨時加增以處理龐大的各色資訊，而無論我們是否清楚個中堂奧，身心健康手冊的第一條，現在是，隨它去吧。

遺忘的城市

鐵灰色的鋼筋骨架鏗鏘有力地

深深咬入地層下，像植牙

所有的齶齒，鑲金包銀填瓷粉的

毫無疑問全都被拔光了

沾血的棉花盛開於手術檯下的垃圾桶

不必喊痛，這是最先進的麻醉劑呢

明天的眼珠掉不出昨日的淚水

要是你怕呀，就請你往南一直走

去到河堤邊將放風箏的妹妹帶回家

帶一些雜草寫在雲上的不快樂的不快樂宣言

慾望的構建是永不停工的

一幢幢銅頭鐵甲的摩登武士

集體在玻璃帷幕上盡情地調戲、撫弄

蝕變雙星遙遙在天上

人間亂馬奔騰；當紅日西斜

不回頭的騎士啊

死亡的拱形門前並沒有天使

所以遺忘的程式語言快速增殖

以牠核融合的威爆書寫新朝的聖旨

是福音是病毒？留給變形蟲去解讀吧

萬事萬物恍恍惚惚，唯一可以確定的是

催眠師與夢遊者大行其道

穿著紙尿褲的愛情們

和嘴巴提著三卷資本論的那個什麼派

正一同漫步於垂陽樹下的紅磚道

年邁的雙親留在自然教室的培養皿中
等待發芽，學校的鐘又忘了敲

而既然蒲公英的前世已被證實為落地生根
盡職的衙門更理當遺忘牠的人民

是的，瞬息萬變抓不住核心
除了要命的房貸和贈與稅……

人不會記得太多的事情

漂流的符號，沉沉浮浮

操漿掌舵的怪手，不斷對大街小巷

進行整容，就像精於跑路的亡命之徒

拐走了鄰家的女孩總不像初戀那樣子

天涯海角，那些失縱的影像

就只能拘押在心底

像一個投案歸來的通緝犯

於是我們註定被棄居在這遺忘的沙漠邊緣
一塊小小的綠洲上，每回前腳才踏出門

立刻，總有些鬼鬼的什麼隨著後腳幽幽跟進
風沙嚴酷而晝夜溫差甚大

無松無菊的門牆，窗子都釘上了柳鎖
每一盅紫砂壺前的沸騰

都彷彿歷盡流離顛沛的劫後餘生
而愈沖愈淡的茶水

悉數涓涓地流入隔世的忘川

冷氣團還沒有停止的意思，新上市的冬裝

已大舉吞沒身體的每一個駐外使節
打著紅領巾的腦血管

又怎能記得：小白鷺去年歇腳的地方
如今是坐落著一尊頂級的沖水馬桶

抑或政商眉來眼去的高爾夫場地？

鐵桿木桿，不擊球還可以用來當拐杖

像衣索匹亞那樣瘦輕的飢童怕就不行啦

笑吧笑吧，為我們的好不到哪裡去

笑吧，每一次潦草的誕生

都意謂著更多零零星星的死去

滄海即桑田，過去不過是一名失語症的患者

偶然走進無所謂幸或不幸的鋼琴酒吧裡

呆呆坐著；先生，買一束玫瑰花吧

窗外只有孤單 北風

要是你不習慣這樣的風景

行道樹下插滿了快樂的宣傳旗幟

在向你招攬：歡迎攜伴踴躍參加

本市建城一百週年的狂歡舞會

……盛大的空氣球，雷射，綵帶

一些些叫賣春天的雜音
許許多多沒有名字的鬼魂
從半夜的墳場

評析

簡政珍

這是一首詩人切入人生和現實辯證的詩，詩的意象堅實有力。詩眼觀照人生，帶有無耐的嘲諷，卻能引人深省，如「穿著紙尿褲的愛情們／和嘴巴提著三卷資本論的那個什麼派／正一同漫步於垂陽樹下的紅磚道」等。但有些詩行「超現實」的詩興似乎稍嫌造作些，如從「年邁的雙親」到「牠的人民」四行，若是能將其稍加稀釋淡化，可能較自然。結尾的詩行「從半夜的墳場」仍然留給讀者一種期盼的感覺，似乎可再延長。但整體觀來，作者的意象思維現實人生給人極大的驚喜。